

忆往昔

我的游泳“启蒙老师”

□ 凌启渝

树 老年轮多,谁都有些难忘经历。何不操起“烂笔头”,挑选一二,写段“回忆录”呢。比如我,就一直记得自己学会游泳的趣事。

念书的时候,学校是有游泳池的。不过尽管有号召、有帮助、有鼓励,我终究没能学会。蛙泳动作,没得要领;游自由泳,瘦了点,浮不起,终以“旱鸭子”身份告别校园。正值“文革”后期,去到江苏溧阳的埭口军垦农场锻炼。

农场在河滩上,北边傍的马郎山,其实只是个四十来米高的土丘,一片平地延伸到河边。我们两个学生连队筑上L形的围堤,围出约2公里见方的农田。西头的堤,筑在黏性不好的红壤上,筑堤时庆幸好挖,不料后来这里竟是祸根。

大田种水稻,还有富余,司务长就在营地周围大手笔留出30亩,自种蔬菜,各色瓜菜应有尽有。一开始,番茄还青的时候就让值夜的同学(包括我)摘了尝鲜,也不怕涩;后来进入盛产期,菜蔬实在太多,吃也来不及。刀豆都成“老刀牌”还在地里,周边的老乡谁要谁来摘。

当时,大学生来到军垦农场接受再

教育,据说是文件要发3件东西的:一只小板凳,让坐着学习;二要发一套军装,但由于没规定式样,也没量过身材,发下的军装五花八门,绝不配套。大家排个队,拿到啥穿啥。换装当天,战友们(就是同学们)“面面相觑”,出尽洋相。

第三件宝物,就是一块木床板,全新定制,做到“不让大学生睡在地上”。有了这个一米的宽度,每个人的生活就不太“狭窄”。更没想到,“八竿子打不着”的是,这床板后来竟成了我的游泳启蒙老师。

话说到了8月汛期,接连着大雨倾盆,低洼的农场全靠河堤硬撑着,堤外已油流滚滚。终于有一天,农场的最高领导教导员宣布组织突击队,跟着他到西头已告急的红壤地段抢险。每班两个人,只要水性好的。教导员说得白,“不是去送死的”。我等早鸭,当然识相靠边。

不过留守的同学也没闲着,要作好撤退准备,最重要的就是在已经进水的宿舍里,将班里的9块门板擦成一叠,用行李绳捆扎成半米多高的木排。凌晨3时,西堤飞起3发红色信号弹,那是教导员约定的“决堤”报警信号,也是撤退的命令,我们几个推起木排就走。木排出门不久,就在水中漂浮;再后来,我们拽着

木排时身体悬空了,脚趾感受着已经一尺多高的稻秧。几个月心血啊。顿时泪下,只是与雨水难辨。

水性好的两位突击队员这时也返回到班里,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的副班长指挥大家在油流中推进,特别关照我等早鸭,握住绳索不能放手,因为水深早已超过2米。我等自然牢记,也煞有介事地,依着水手们的样举腿打打水。

天蒙蒙亮,木排来到马郎山边,副班长吩咐上岸。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身体不一样了,好像有点“技痒”,于是强烈要求去“绕一圈”。在他同意下,我脱手入水,就凭推木排的感觉一下子游出好远。刚才双腿打水的动作,此刻自然地演变成踩水,身体在水面上稳稳停住,然后“返航”游回副班长身边。他接我一把,拍下我的肩膀说,“行,会游了。”

就这样,我学会了游泳,以后还绝不脸红地宣称:我是在大风大浪里学会游泳的。

写下这段往事,我给自己的农场经历添了段“录像”。而一起推过那木排的同学们看过,说让他们也都想起了往事,挺自豪的。

□ 彭小华

不丹吸烟受罚记

去 不丹前,就听去过的朋友说这个风景优美的小国不但每年只接受6000名外国游客入境,而且还全民戒烟,去旅游最好别带香烟去。然而我是一个有着十多年烟龄的“老烟枪”,岂能为去一次不丹旅游而临时戒烟?于是,在去年五月进入该国海关时,我怀着侥幸心理,将两包烟藏在茶叶盒里,混过了检查。同行的老友曾严肃告诫我不吸为好,所谓入乡随俗,应该遵守其他国家的规矩。我苦笑,表示自己会尽量克制。

不丹面积只有4.7万平方公里,人口才100多万,然而它拥有世界上最多样化的动物栖息地和植物生长环境,森林覆盖率在亚洲处于首位。在林间小路上漫步,我的烟瘾突然发作,但周围都是不同肤色的游客,没有一个人吸烟,我自然不敢造次,只是边走边看,寻找机会。

突然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座厕所,我如遇救星,急忙进去掏出香烟叼在嘴里,刚要点火,如厕的一个外国人连忙对我喊:“No! No!”厕所不就是吸烟处吗?这人何必多管闲事?我没理他,依然点火猛吸。正当一支烟快吸完时,突然进来一位不丹警察,我以为他进来如厕,谁知他指着我手中的烟,用流利的英语说他看到一股青烟从此处冒出,赶过来才知道我在吸烟,说着掏出罚单,要罚我225美元。

“225美元,是不是太高价了?厕所也不能吸烟吗?”不丹警察听了我的申诉,微笑着说,在他们国家,禁止在一切公共场所吸烟,包括公园、商店、夜总会以及露天市场等,厕所也在其内。225美元是最低罚款,无奈我只得乖乖受罚。

旅游归来,与家人谈及此事,他们异口同声道:“罚得好!谁叫你为了吸烟故意犯规呢!”而我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父亲 母亲

母亲的面衣

□ 龚寄托

人到了一定年龄容易怀旧,每当妻子端上一碗飘着缕缕清香的白米粥,伴着绵软香甜的面衣,配上一个荷包蛋,我心里总会升腾起一股美滋滋的感觉。对我而言,与其说面衣里有着那股打小就喜爱的香甜可口的味儿,倒不如说它寄托了我对母亲的无限思念。

面衣是宝山北部农家旧时最喜爱的一种面制食品,即面饼的一种。或许是面饼自身像衣服那样很薄的缘故,故被家乡人称为面衣。面衣制作简便,只需将面粉调成浆糊状,然后在烧热的干锅内倒上少许食油,再将糊状的面浆倒入锅内,并用锅铲慢慢摊煎而成。可根据食用者的口味,在出锅前添加些许白糖、红糖,等糖溶化后,脆甜可口,香气扑鼻。因为我喜欢食咸的,所以母亲在摊面衣时,加上一点酱油,而且再掺杂些许红糖,咸中带甜,甜咸相宜,别有风味。

我出生于有着“金罗店”之称的古镇农家,家中姐弟三人,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由于要供我上学,所以原本拮据的家庭生活相对艰难。而在母亲看来,生活再清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尤其是上学读书的孩子,说什么也得让他吃饱吃好,当然吃好的标准就是限于家庭条件允许范围。于是,母亲想方设法,不时地为我摊上一块面衣。常记得孩提时的我,一边喝着香稠的江南白米粥,一边大口咀嚼着还冒着热气的甜咸适宜的面衣,或许这就是那个年代孩童的幸福感。有几次隔夜贪玩,早上迷迷糊糊的我,迟迟才起床,眼看上学时间紧迫,母亲就将包好的面衣放进我的书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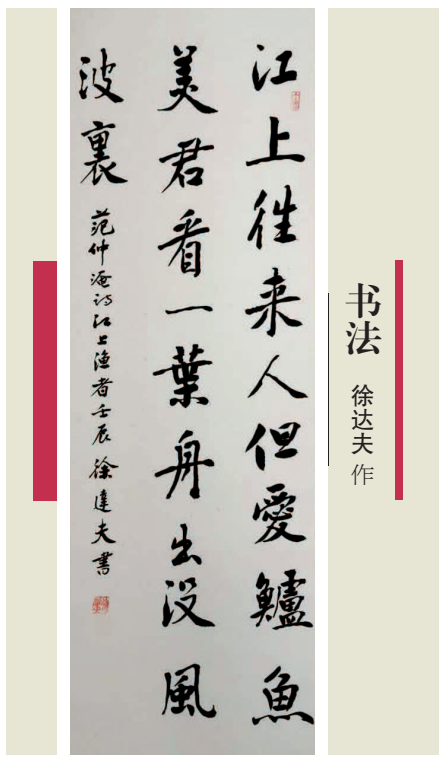
母亲犹如一把伞,有她老人家为儿女们遮风挡雨,再苦再难,这个家总是温暖的。

母亲虽不识字,但性格开朗,乐于助人,而且粗通简单的中医医理,故而村里

人稍有头疼脑热的,总喜欢找她老人家,一经她手,刮一刮,捏一捏,拔一拔,嗨!还真有些意想不到的小效果。更使我佩服的是,她能一块小小的面衣也能发挥出治病的效果来。

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也许早起受了凉,肚子有点疼。母亲二话没说,从宅后的自留田里割上一把新鲜韭菜,三下两下捣散之后,搅拌在面粉中,不一会儿,带有浓浓韭菜香味的面衣出锅了。只见母亲取下一小块,趁热敷在我的肚脐上,其余部分叫我吃下。说真的,敷贴加食用,不一会儿,我肚子暖暖的,舒服多了。

几度春秋,几经风雨,母亲的面衣,多少年一路风雨相伴,至今依然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书法 徐达夫作

陪父母选养老院

□ 徐鸣

父母过了耄耋之年,且母亲髌关节有恙,平时行走不得不依赖助行器,仅仅靠“长护险”已经很难居家养老。要么请住家保姆,要么进养老院,没有其他更佳方案可供选择。但母亲从小独立惯了,请个外人一天24小时围在身边,似乎挺不自在。所以只有养老院这条路了。

以前没有迫切需要,因此我们全家对于养老院关心、了解非常少。通过读报知道政府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广开门路想方设法办起了不少养老院。可是光看书面介绍仍然有点不放心,毕竟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今后得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开始生活,因此必须先深入探究,慎重选择。于是通过熟人介绍和翻阅报纸广告后,父母终于圈定了三家养老院,要我们

子女陪同,一起去实地考察一番。

考察就在旅游式的气氛中拉开帷幕。第一家养老院位于近郊,民营性质,号称五星级酒店管理。由于该养老院在旁边开了一家中医医院,所以等于是养老院里设医院,医院里办养老院。双人房(朝南)每人每月需6000元以上(不包括伙食费),一日三餐可以预先根据菜单点菜。每日上、下午均安排健身与兴趣活动。父母瞧了以后,觉得该养老院的最大优点是看病方便。

第二家养老院位于远郊,公立性质。因为郊区空地富余,所以该养老院建筑一派江南风格、房子宽敞明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设有专业的康复房、健身房。双人房(朝南)每人每月费用5000元不到(包括伙食费)。一日三餐统一规定菜式。每日上、下午的各种健身与兴趣活动既有安排,也有自主。父母瞧了以后,觉得该养老院最大的不

利是离医院太远(乘车起码20分钟),当然离市区更远。

第三家养老院位于市区中环外一点,民办助性性质。新落成的养老院里设施相比第二家的要少一些。双人房(朝南)每人每月费用5000多元(包括伙食费)。但问题是该养老院只收具备本区户口的居民,而父母的户口均不属于规定范围之内。

三家养老院考察下来,我考察出瘾来了,意犹未尽,劝父母是否再看几家,多比较比较。但毕竟已经到了鲐背之年,父母精力大不如前。况且这三家看下来,大致能够掌握养老院的基本情况了,因此经过父母权衡利弊、反复推敲,决定先去第一家养老院试住一段日子。而我在陪父母挑选养老院的同时,也亲身感受了目前老龄社会的现状,体验了养老院的现实,更准备好了像来来兄一般经常性“远足”。